



## 在心底种下忧伤

□ 鹿继宏

人字虽然只有两笔,但如果想写好,却很难,一笔写不好,就是败笔。人生短短几十年,从自我的哭声中开始,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哭,既是生命的延续,也是活着的人对逝去的人的一种无言的相思、一种有声的诉说。

在1986年芒种那天下午,我换上了工作服,去配电室领矿灯。分发矿灯值班的戚姨,和艾婷是一个村的,她看到我就问:“小鹿,小艾不知道为啥,今早上喝了农药,送到市第一医院也没抢救过来,你不去看看吗?”听到戚姨的话,我蒙了好一会儿才跑回宿舍,呆呆地坐了一个下午。

傍晚,我穿上艾婷给我做的,还从没穿过的一身白色西服,像丢了魂似的来到艾婷邻居徐姐家。徐姐大我一岁,心地善良。自我离开后,她们俩也一块辞职去了商场工作。艾婷和徐姐户口所在的村投资修建了一家大型商场,除了总经理和场用司机,经理助理和售货人员都是该村18岁以上青年考试招收的。艾婷成绩是最好的一个,又在煤井上干过会计,一开业就成了总经理助理,兼商品入库管理员。徐姐是售货员。为了防止信件被扣押,我从柜台寄来的信件,都是由徐姐代为转交给艾婷的。我刚推开房门,脚还没迈进门槛,在徐姐回头看到我的一霎那,她竟掩面失声哭了起来,我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很快湿透了西服上衣的两片衣领。

虽然已是初夏时节,可我的感觉却像是又回到了冬天,周围的温度似乎在急剧下降,我如同掉进了冰窟窿一般,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从看到徐姐哭泣那一刻我就确定,艾婷是真的没了。

徐姐从床上拿出艾婷让她转交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一只手抹着眼泪,一只手把信塞到我的手里,哽咽地对我说:“兄弟,是我对不起你,你去柜台工作时托我好好照顾她,可我这个姐姐没当好,之前只知道她和她父亲闹得很凶,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喝农药。她才刚刚18岁,就这么死了,太让人痛心了。听她二姐说,喝药前她把自己的衣服全都烧掉了,走时穿的还是她平时穿的那条青色裤子,上身穿的还是那件碎花布上衣……”徐姐话没说完,又扭头哭了起来。

我颤巍巍地把信封拆开,泪眼模糊地读着艾婷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鹿哥: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永远地离你而去,再也看不到我了。

自从你被我爹撵走后,高副井长就和我爹火了,骂了他一顿后气呼呼地回了家。我知道,高副井长为我们做媒,肯定是经过你同意的。我也和我爹吵了一架,把所有的账目扔给了三姐,跑到了山后哭了一场。你也知道,他嫌弃的是你的家庭,而不是你的人。我也不愿

看到我爹总是高高在上的样子,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服从他决定的那种霸道,可我一个做女儿的又能把他怎么样?

鹿哥,我是真的不想让你走,好想你能留下来,去租间房子,专心自学社会成人考试的课程,我挣钱养着你,直到你能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也知道,你是心疼我,不想让我一个女孩子受太多的苦,最终你还是走了。鹿哥,你知道吗?你走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都没有出过一次门,也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我也曾想过要和你一起走,可你没有父母,没有房子,连个兄弟姐妹也没有,我们在外面又能坚持多久,又能去哪里……

鹿哥,我走了,你不要因为我而感到痛苦,也不要过分地悲伤,我会在天上时时刻刻关注着你,只要你能好好地活下去,才是对我最好的安慰。

当我看到信的最后署名“爱你的人”的时候,从没在别人面前哭出声的我,竟面对着徐姐失声大哭起来。就在一个星期前,在我生日那天中午,艾婷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来到我们相约的饭店门口。她面无血色,对我的微笑也很勉强,告诉我商场来货了,需要回去清点入库,让我原谅她不能陪我过生日,随后把叠得方方正正的手绢塞到我手里,便骑上自行车急匆匆地走了。

当我把手绢打开,看到是30元钱和60斤粮票时,就有种说不出的不祥的预感。商场开业才不长时间,估计第二个月的工资还没发,这可能也是艾婷手里仅有的全部积蓄。她瘦小的身子在自行车上晃动着,身上穿着的依然还是那条青色的裤子、碎花布上衣,颜色已经被洗得很淡了。

面对艾婷父亲对我们婚事的坚决反对,甚至以不让我上班做威胁,我决然地去了柜台。也许是我的离开,让艾婷真正感到了绝望和无助吧?可她走得那么急,我本来是想告诉她,已经不习惯没有她的日子,这次回来就不回去了,在离她父亲煤矿附近的龙泉一号井,已经开始上班了。

如果硬是让艾婷多留几分钟,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她,她也许就不会选择自杀。想到这,我既痛苦又感到特别的内疚,用手狠狠地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心像被刀子狠狠地割着一般。

从徐姐家走出来的时候已是深夜,两只脚不自觉地把我带到了和艾婷常来回走的那条小路上。天上没有月亮,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楚。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腿像灌了铅一样,好不容易摸到一块石头,我便坐下来,抱着膀子呆呆地望着天空。天边有几颗星星泛着淡淡的光,忽明忽暗,像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星星陪伴,在暗自忧伤。

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想了多久,东边的山顶处已渐渐开始发亮,我这才看清楚自己

所在的位置。这里是周围三四个村庄最高的地方,小路的两边都是很平整的庄稼地,估计有百十亩。看到这个熟悉的地方,不禁让我陷入和艾婷在一起时一段回忆中:

去年冬天一个晚上,毫无征兆地地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我正好赶早班,雪后路滑,没有拖拉机和马来矿上运送煤炭。下午,艾婷看到我下班上井后,便走到我面前问道:“你洗完澡送我回家吧?雪下得这么大,路上肯定看不到人,我有点害怕。”从煤矿到她家,至少有五里的路程,我欣然答应了。在送艾婷回家的路上,也正是走到这里,她说她的鞋带可能松了,借弯腰系鞋带的机会,攥了一个雪球起身砸在了我身上,然后就一边拼命跑着,一边笑着,嘴里还在不断地挑逗我:“快撵我呀!”我也攥了个雪球,在后面追着,笑着,回应着她:“撵上你,我就把雪球塞进你的衣服里。”因为雪很深,没多大一会儿艾婷就跑不动了,一屁股坐到了雪地上。我撵到艾婷面前,看到她喘着粗气,而又不躲不闪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把雪球砸到她身上,顺手把雪球扔到了一边,便坐在了艾婷的身边。因为羞于面对面,便抬头望向四周,这时候才发现,周边突兀的山全都是白的,看不到山下村庄里的房子,更看不到一个人,能看到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没有一点瑕疵,似乎就只是一张白色的纸,如同一个独立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艾婷和我。眼前,我们跑过的雪地上,我的脚印和艾婷的脚印,完全重合在一起,一直延伸到视线看不到的地方。俨然就是一幅没有完成的画:一行脚印的尽头,站着艾婷和我,没有牵手,也没有拥抱,没有任何别的颜色和背景衬托,一阵风吹过,纸和纸上的画,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我回过神来,天色已经有点暗淡了。因为我的失神冷漠了艾婷,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便主动站起身来,鼓起勇气攥住了她的手,把她从雪地上拉起来。在艾婷站起来的瞬间,和我离得很近,我都能感觉到她喘出来的气息。艾婷害羞地低下了头,任由我拉着她的手,向她家的方向走去……

等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住在一个宿舍的是同乡张哥,他可能听说了我和艾婷的事,什么话也没有说,帮我脱下脏得不成样子的西服,出去借了辆自行车下了山,回来时手里提着两个驴肉罐头和六个馒头,放到靠近我床头的桌子上,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兄弟,别伤心了,先吃点饭。今天你也别上班了,开班前会时我替你请个假。”

张哥走了,宿舍里没有任何声响,我躺在床上,眼前不断浮现出艾婷瘦弱的身影:一会儿是她腼腆的微笑,一会儿是她绝望而无助的目光。脑海里漫无边际的思绪,让我再次缠绵在陪在艾婷身边的那些日



子里:

我是艾婷的父亲亲自招工来的,是全矿职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她一家人对我也是另眼看待,隔三差五,她和她三姐就叫我去她家吃饭。每次都是一家人齐动手,现剁馅现擀皮包饺子。出锅的第一盘都是先端给我,连她9岁的弟弟也只能接到第二盘。每次这个时候,一家人看着弟弟端着水饺拉着个脸,一副不理任何人的表情坐到饭桌旁,艾婷两个姐姐、两个妹妹都会会心大笑一番。

在艾婷父亲矿上工作的一年零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没有洗过一次衣服,都是艾婷和她三姐趁我上班时,把我的衣服偷偷带回家中,第二天再把洗好晒干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到我宿舍的床上。

艾婷的父亲忙,没有时间,她母亲身体不好不愿出门,淄川陶瓷厂电影院一旦有新影片上映,艾婷和她三姐从不给我拒绝的机会,硬拉着我去陪他们一家人看电影。每次,二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是把最中间的两个座位留给艾婷和我,她们心甘情愿地坐到两边,只有她那调皮的弟弟,诙谐地看看艾婷,再看看我,毫不客气地挤到我和艾婷的中间坐下,任凭艾婷怎么骂也骂不走。最后只能由二姐和三姐连哄带骗,才拉到她们身边坐下。两个妹妹只是远远看着,掩面偷偷地笑。

自从艾婷离我而去,我才渐渐真正听懂了许多情歌,也慢慢学着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习惯了不再对任何人表露难过,习惯了不再把心里的事对别人诉说。从那以后,衣服破了脏了,我都是自己洗,甚至,每年的夏天,我也会把自己盖的被褥拆洗后,自己再重新做起来。

38年过去了,总会在空闲的时候想到和艾婷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虽然彼此从没说过“爱”和“想”的字眼,也没有过一次拥抱,但也能感觉到彼此的心里深深地装着自己。即便不用刻意地去想,每年总会有一次梦中相聚的时刻,醒来查看日历,一定是在芒种的前一天夜里,年年如此,从没改变。

## 在雨夜清明里

——致远去的战友

□ 刘晓芳

在雨夜的清明里  
雨,点点滴滴  
雨,丝丝缕缕  
串起现在与过往  
串起过往和追忆

追忆远去的战友  
是生活上如沐春风  
是工作中严谨认真  
是头上的警徽闪耀  
是前进脚步的坚定  
是临别时的叮咛和泪水  
既滚烫又冰冷  
既悠远又亲近  
让我在这清明的雨中  
追忆你,缅怀你  
思念你,纪念你

为此,我写下一行又一行文字

每一个字是孤独的  
像你与我  
每一个词是团结的  
像战友与战友  
每一个句子是深情的  
像战友的手挽起战友的手  
因此我满含了热泪  
深情地用文字叙述  
叙述着自己的心声  
那些失去的流年  
那些消失的青春  
连同文字和我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走向记忆  
越走心越清晰  
越走心越亲近  
但我怎样与你重逢?  
重逢在那美好的岁月  
怎样才能再次与你  
巡逻在往昔的街巷?

因此,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遥远的你依然让我感动  
教诲犹在耳畔:  
底线永不触碰,  
奉献永无止境。  
因此,我懂得了许多  
因此,在榜样辈出的警营  
我不断成长  
勇敢接受平凡  
在平凡里担当使命  
勇敢接受流血,  
流血依然信仰坚定  
因此  
我勇敢面对失去  
勇敢接受现在  
平静地迎接未来

雨,点点滴滴  
雨,丝丝缕缕  
串起现在与过往  
串起过往和追忆  
在这雨夜的清明里  
在这清明的雨夜中

##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 lzc b f k @ 126.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